



## 别笑司法人喊冤：权力没牢笼，谁都别想全身而退

不知你发现没——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这帮天天跟法条死磕、门门道道烂熟于心的人，现在也扎堆在网上喊冤了。

听着虽然有点讽刺，却戳破最扎心的真相：权力一旦脱缰，谁都别想独善其身，哪怕你是曾经握过法槌、写过念过举过公诉书的“自己人”。

先别忙着嘲讽或沾沾自喜，也别一竿子打死说他们全是活该。

这帮人本就是规则里的“老油条”——可能读过专业课、坐过审判席、提过公诉、写过辩护词，比谁都懂案子怎么走、程序怎么卡、风险怎么躲。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最最懂法的一群人，离公平和司法正义最

近，怎么看都不该沦落到网上公开喊冤。

可现实就这么打脸。

曾经抓人的公安，成了被抓的；曾经敲法槌的法官，成了被审判的；曾经起诉别人的检察官，成了被起诉的；曾经帮人维权的律师，困在自己最熟的程序里，动弹不得，甚至正遭受着不堪的司法不公。

他们曾用规则捆别人，如今被失控的权力反捆；曾经看不上或者不理解当事人执着地一遍遍喊冤，一次次申诉，如今自己也尝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滋味。

这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是权力脱缰后，是“纸上司法”当道后，必然要发生的悲剧。

公权力本来是守护公平的工具，一旦没了约束，就是六亲不认的野兽。它不分体制内外，不分是执法的还是老百姓，不分好人坏人，只看谁手里的权更硬。

今天你靠权力压下别人的声音和冤屈，明天风向一变，别人就用同样的法子压你。今天你能靠关系摆平事，明天就可能因为关系不够硬，被人彻底摆平。

总有人觉得自己是圈内人、有门路、有资历、有靠山，就能例外。以为站在权力这边，就永远安全；以为手里攥点权，就永远不会吃亏。

他们忘了：权力最冷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不停转换的强弱。

你能钻规则漏洞，别人也能；你能借权力压人，别人也能。离权

力越近，越容易被卷进去——古往今来，没有例外。

这些喊冤的司法人，未必个个清白。但他们的遭遇，是一记警钟：别高估自己的安全，别低估权力的贪婪。

不受约束的权力，最后会伤透每一个靠近它的人。

我们不用同情每一个喊冤的，但绝不能当冷漠看客。今天你对别人的遭遇嗤之以鼻，明天不公砸你头上，也只会收获一片沉默。

你默许权力滥用、默许规则被踩烂，其实就是默许自己未来也掉进同一个坑。

很多人张口闭口讲圈子、讲关系、讲情面。可真正的自保，从来不是抱团护短，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程

序硬起来、监督亮起来，让每一个滥用权力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法治的意义，从来不是保护某一类人，是保护所有人。

不管你是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什么党政领导干部，政法委、纪委等等，还是最普通的百姓——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在失控权力面前，同样脆弱。

别拿自己当例外，也别装着事不关己。

权力无牢笼，人人自危。只有把权力死死管住、把法律牢牢立住，人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不然，下一个站出来喊冤的，说不定就是你。

■首席评论员 董哲

## 七旬老人为公平正义呐喊，知识分子的骨气担当何在

近日，有一位秋思老人，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秋思混沌”为学术打假的耿同学发声，秋思老人一直以来不断利用自媒体针砭时弊、勇敢发声，有人说他闲得没事干，有人说他吃饱了撑的，反正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都有，也罢。但是笔者对秋思老人深感敬佩。

七旬秋思老人，垂暮之年，以自媒体为刃，满心家国赤诚，无数次声嘶力竭的呐喊，为学术打假奔走，为文坛乱象发声，为受损的社会公平正义呐喊，为国家民族文明进步放弃闲适的日子。鬓发染霜，声线嘶哑，字字泣血，句句诛心。这份孤勇，令人感佩，更令人鼻酸。

放眼当下，本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当代知识分子，早已

失了千年风骨。

他们坐拥万卷诗书，手握舆论话语权，身居象牙高塔，身披学者文人的光鲜外衣，却早已褪去了文人的血性，磨平了士人的棱角。世间百态、人间疾苦、学术沉疴、世道不公，皆入不了他们的眼，入不了他们的心。

他们最擅长的，是围坐闲谈八卦琐事，追捧市井闲闻，对无关痛痒的风月趣闻品头论足、侃侃而谈；热衷于混迹流量场域，追逐虚名浮利，互相吹捧、彼此抬轿，在圈层闭环里自得其乐。

可当学术抄袭大行其道，论文造假肆无忌惮，职称晋升沦为利益交易，学术殿堂沦为藏污纳垢的酱缸之时；当文坛乌烟瘴气，劣币驱逐良币，庸才登堂入室，风骨之士黯然退场

之时；当社会公平被特权侵蚀，公义被人情裹挟，底层诉求无人听见之时，这群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却集体缄口，万马齐喑。

他们纷纷躲进小楼，自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谋身前名。昔日士人“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赤诚，早已荡然无存。

千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时代的脊梁。乱世之中，有文人投笔从戎、以身殉国；风雨飘摇之时，有志士振臂高呼、唤醒民智；太平岁月，有贤者针砭时弊、匡正世风。他们以风骨立世，以良知立身，以家国为己任，以正道为毕生追求。

可如今，太多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早已沦

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识成了追名逐利的敲门砖，笔墨成了阿谀逢迎的工具，良知成了可以随意舍弃的累赘。他们畏权势、避是非、怕得罪、惧非议，遇事明哲保身，逢弊闭口不言，一身傲骨被世俗功利彻底阉割，只剩一身皮囊，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半分家国担当。

最荒唐最让人心酸的莫过于，振臂疾呼、揭弊打假、守护公义的，从来不是身居高位、坐拥资源的学界名流，而是年过七旬、无人撑腰的民间老人。

老人以垂暮之躯，扛下了本该万千知识分子共同扛起重担。他的呐喊，是这个时代最刺耳的清醒之音；他的孤勇，照见了一众文人的怯懦与庸碌。他声嘶力竭的模样，是时代的荣光，更是时代的悲哀。

当白发老者独自守着人间正道，当斯文群体集体沉默失语，这便是文化最大的沉沦，也是时代最深的遗憾。

知识分子的初心，从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读书人的风骨，从来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守正发声。若满腹学识只用来谋一己之私，一身笔墨只用来粉饰太平，这般学识，不过是浮华虚饰，这般文人，不过是世间庸人。

愿世间再多几分秋思老人般的赤诚孤勇，愿一众知识分子重拾千年风骨，敢发声、敢直言、敢打假、敢守义。莫让白发独担风雨，莫让斯文再失脊梁，莫让朗朗乾坤，只剩一人振声，万人缄默。

■评论员 王超

## 属地化管理不应为残障人士和导盲犬设置障碍

老家在陕西宝鸡的黄先生是位盲人。他和同是盲人的妻子在天津工作。近日，黄先生遇到一件麻烦事，他在西安申领的导盲犬“云沫沫”的养犬登记证面临过期，向天津的公安部门申请再办理，却被告知，有导盲犬基地开具的身份证明并且在西安办理过登记的云沫沫需要再提交一份导盲犬鉴

定书。

对于视障人士而言，导盲犬从来不是简单的宠物，而是弥补视觉缺憾、陪伴他们朝夕出行的“第二双眼睛”，可各地养犬管理的属地化壁垒，却让在异地打拼的视障人士，陷入了现实困境。

地域政策的割裂，让黄先生在家乡认定的合规导盲犬资质，跨省

后失去效力。为完成常规年审、补齐一份合规资质，他现在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求助于多个部门，就是为了让狗狗有一份合法的身份证明。

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导盲犬专业人员的培养和认证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对导盲

犬的认证。导盲犬是盲人“导盲权”中的一部分，而黄先生遇到的现实困境是他找不到一个天津公安能认可的核验渠道。

即便黄先生愿意配合属地管理要求，也面临“无处鉴定、无处补办”的两难局面。一边是朝夕相伴、合规持证

的导盲犬，默默守护着主人的出行与生活；一边是互不相通的地方政策条文，阻碍了导盲犬的审验。无疑，属地化管理的壁垒无形中抬高了视障人士异地就业、安居融入的门槛。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快完善制度化建设，打通导盲犬资质互通壁垒，让视障群体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常彭朵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社委会  
方智平 江单李青  
黄春宏

编委会  
江单李青张邦毛  
董哲梅任重

专家委员会  
李增勇 张华勇 龚德贤  
黄浩 朱文强

顾问 | 方智平  
名誉社长 | 李克炎  
社长、总编辑 | 江单  
常务副总编辑 | 李青  
副社长 | 钱正云 张存猛  
副总编辑 | 周应文 董哲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哲(兼)

编辑中心

主任 | 罗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 张颖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 黄道华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 许平安

群众工作中心(内参部)

主任 |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 黄浩(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 金松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罗明荣

经营中心

副总监 | 严明川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 骆闻

先锋文化出版中心

总编辑 | 唐吉民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 黄开堂

副刊编辑中心/《思想者》

编辑部

主任 | 艾华林

思想者电台

主编 | 郭园

驻境外记者

台北记者站 | 黄昭蓉

马来西亚分社 | 郝璞琰

越南分社 | 邓集根

吉尔吉斯斯坦分社 | 陈永强

老挝分社 | 崔永利